



民俗采风

# 跟着年画去阅读

蔡华先

—

不管人们如何评说现在的年味已经变淡,在内心里,人们最盼望的节日还是春节。毕竟,这是一年里最大、最重要的一个节。为了过好春节,人们总是要认真真地操办一番,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年味浓厚起来,吃的穿的,贴的挂的,林林总总,几乎是一进腊月门就开始忙活起来。

过年要讨个好彩头,年年有鱼,寓意年年有余,所以鱼是不可不买的。过年的时候,鱼既要上餐桌,还要“上墙”。要“上墙”的鱼,就是年画里的鱼。

为了表吉祥、说喜庆、说向往,除了红彤彤的春联,人们还要贴张年画过大年。早年间,哪怕手头再紧,人们也要从其他的地方省一省买几张年画回家张贴起来。年画,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有年味的春节符号之一。

年画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它的起源和春联一样,都源于古代的“门神”。年画与春联可以说是花开同一朵,它们都是远古时期自然崇拜和神灵信仰的产物。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,人们对大自然的力量既敬畏又依赖,他们相信万物皆有灵,所以通过绘制各种神灵形象来祈求庇佑、驱邪避灾。到了汉代,门神画开始出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门神画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,同一朵花结出了不同的果实。

张贴于室外门上的门神画开始走向以文字为主,逐渐演化为春联。五代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在每年除夕时命学士在桃符上题字,挂在寝门左右。某年,他亲自在桃符上题字: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。”

张贴于室内的门神逐渐以图为主,演变为了更加丰富多彩、寓意吉祥的年画。到了宋代,年画开始逐渐成形,《四美图》被视为是年画的始祖,年画走出了驱邪御凶、镇宅消灾、护身保命的原始功能,开始有了全民欢愉、四海康乐的喜庆意义和烘托节日气氛的装饰意义。

二

到明清时期,年画开始繁盛起来,通过运用象征、谐音寓意等手法,把一些美好的事物进行奇妙组合,将吉祥如意、富贵长寿等美好愿望融入画中,表达人们对幸福、吉祥、富贵、长寿的向往。胖娃娃抱着闪着红光的大鲤鱼寓意年年有余,仙鹤上了松树或者围绕着松树飞翔,寓意松鹤延年、志节清高;南极仙翁手持寿桃,寓意长寿。蝙蝠,谐音“福”,寓意福气,五只蝙蝠寓意着“五福”;羊谐音“祥”或者“阳”,三只羊的图案寓意“三阳开泰”,贺颂万物更新、祥和安泰。

春节挂贴年画,不仅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,也反映了人民内心向往,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。

年画所反映的内容极其丰富,有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、神话小说、戏曲故事等,可以说,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图解。它不仅具有艺术价值,还承载着大量的人文和自然信息。所以,年画除了烘托节日的气氛以外,它还有一个潜移默化地传承

历史与普及知识的教育作用,具有一定程度的伦理教化意义。它以形象代替文字,使得人们在无声中汲取了内容的“善”与形式的“美”。根据戏曲故事改编的多图年画《姊妹易嫁》《桃李梅》等就是在赏心悦目中表达着人们对嫌贫爱富婚姻观的一种鞭挞。年画,在美化空间的同时,也在净化着人们的心灵。

年画对于幼年时代的我们来说,尤其有着不一般的意义。它不仅仅是让我感受过年的喜庆气氛,还参与了我童年的成长。看年画,不但是一种视觉享受,更是一种阅读启蒙。

当时,我正处于阅读兴趣被强烈激发而周围可读的书又不是那么多的时候,我正处于到处寻找可阅读的书籍而又不太容易得到的时候,对于能接触到的文字有一种天生的敏感,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会仔细阅读一番。

三

有一年过年,家里贴了一张年画《萧史弄玉》,上面画有一条彩凤一条金龙,彩凤上有一女子正在吹笙,金龙上有一男子正在吹箫。旁边还配有文字,我好似发现了新大陆,便仔仔细细地读着,这一读,竟读出更大的兴趣来。

原来这是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——吹箫引凤,最早出自西汉著名文学家、经学家刘向的《列仙传》:“萧史者,秦穆公时人也。善吹箫,能致孔雀白鹤于庭。穆公有女字弄玉,好之,公遂以女妻焉。”在民间传说中,则是将刘向的记载进行了更充分的扩充和完善,使天上仙境与人间世俗充分融合,成为一个久久流传的美丽故事。

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在撰写《东周列国志》时将该故事纳入,写道:“萧史乘赤龙,弄玉乘紫龙,自凤台翔云而去。今人称佳婿为‘乘龙’,正谓此也。”明宣德官窑瓷器上的吹箫引凤图即是根据此传说描绘而成。民间亦喜欢把这一传说故事绘成年画,以表达对美满婚姻的期盼。

每年过年,我都会仔细品鉴一番年画,看图识文。在年画中,我第一次知道了八仙过海的故事;在年画中,我第一次认识了廉颇蔺相如,知道了将相和谐、共保国家的情怀。我也见识到那讨厌的老鼠竟也会登上年画的大雅之堂,《老鼠娶亲》《老鼠嫁女》等诙谐幽默的年画,让人人喊打的老鼠在春节这最喜庆的日子里,堂而皇之地张贴在屋子里最显眼的位置。当然,长大之后,我才明白,“老鼠嫁女”的故事,其最原始的意义本是以“鼠婚”表现禳鼠纳福的主题,在表达敬神驱邪的严肃中又带有一种喜剧性。

儿时看到的年画,不仅有曲折动人的历史传说,有诙谐幽默的民间故事,有峰回路转的戏剧故事,举凡一切能表达美好心愿、表达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希望、充分体现浓厚节日气息的事物,在年画上都可以看到。

如今,春联与年画,这一对从古代门神画里脱胎而来的孪生兄弟,境遇却是大不相同,春联依旧红红火火,年画却是渐行渐远,日益式微,很难寻见。我怀念年画,怀念读年画的童年,怀念被年画装点的旧日时光。

## 儿时的年画

王道芸

在网上买了两张儿时家里贴过的年画,一张是《南京长江大桥》,另一张是《队队有渔》,喜欢得不得了。过些天再买两个画框,把它们挂在墙上,像小时候一样,抬头就能欣赏,让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温馨对话。

儿时的年画是屋子里最鲜亮的一抹颜色。一到腊月,西北杆儿风像从河面上刮来的刀子,把窗纸吹得猎猎作响。此时,老家的供销社书本综合门市部便张挂起一溜两行五光十色的年画,大多是油光锃亮的“人寿年丰”“吉庆有余”“福星高照”“胖娃娃抱鲤鱼”等讨喜画,还有像“草原英雄小姐妹”“向雷锋学习”等年代特色画。联画有四联十六幅,也有十二幅的,像连环画的老戏古装画,贵一些。普通的一毛多钱,四联画得两三毛钱。我们家买过一幅四联的《红灯记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。每张画的下面都用大头针别着张纸条,标着这张画的代号和售价,方便开票和付款。

那时候日子虽然清贫,孩子们却是比现在心情好。不用背沉重的书包,不用写没完没了的作业,不用上多得数不过来的辅导班。寒假不过一本薄薄的寒假作业,几天就做完了。冬季也不用帮家里拔草喂猪,无所事事的时候,我们常常结伴去供销社看画,村子离供销社近在咫尺,一天里三番五次地去。

寒冬腊月,呵气成霜,滴水成冰。供销社里,人比平时多出几倍,人声嘈杂,驻地的和来自十里八乡的老百姓,把昔日冷清的供销社挤得像靠窗火炉的火,红火起来了。临近春节,买画的人越来越多,供销社年画的品种满足不了需求,大家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大集。集上的年画种类更多,有老人喜欢买的灶王爷、财神、家谱等。最重要的是,集上的年画可以讲价,比供销社的便宜。买画时要顾及家里墙壁的大小,张贴位置横竖对位,画面得够鲜亮,贴在墙上显得家里亮堂为好。买回来的年画,要等年三十才能贴上。等待的那几天,它们就静静地躺在箱子后面,被一本旧书盖着。偶尔我会偷偷掀开一角,看一眼画里的世界:那是一个永远风和日丽的地方,庄稼长得比人还高,鸡鸭成群,鱼在水里泛着金光,连屋檐上的冰凌都像一串串晶莹的宝石。和我们屋外的冬天比起来,那里仿佛是一个星球。

终于盼到除夕那一天,我家开始贴年画了,屋里屋外格外热闹。父亲喜欢把年画和门对儿一块贴,年年都这样,是我们家不成文的规定。贴早了,院子里鸡飞狗跳的,怕把门对弄破,影响祈福;腊月里蒸饽饽、蒸糕,家里难免烟熏火燎的,贴早了也怕水汽毗湿画面,还没等过年,画就不新鲜了。贴年画至少得三个人,一个贴,一个拽,另一个我在底下看是不是端正,帮忙递个图钉什么的,嘴里不停地:“再往左一点,再往左一点。”大家都笑我:“木匠的眼,会吊线。”

贴好年画的屋子亮堂了许多,真有些除旧迎新的味道。大年三十的午饭,吃着大米干饭,就着焖鲅鱼,嚼着刚饹好的烂菜(揽财的意思),欣赏着一张张新贴的年画,心满意足。那张题为《南京长江大桥》的年画,贴在里屋桌子上方,抬眼就能看到。我们姊妹几个围着它,看画里那些人,各个民族都有。大桥上面跑着各种汽车,中间跑火车,最底下的长江里跑着轮船。我们数着密密麻麻的人,记着各种车辆的数量。我还喜欢那张《队队有渔》,一池子青红鲤鱼,小姑娘系着小蓝布围裙,挎着盛着鱼料的筐子,伸出胖胖的小手,想去抓那条跳出水面的大红鲤鱼……欣赏年画,成了一件乐事、趣事。晚上,吃过大年三十的饺子,我们点着煤油灯,端坐在炕头上,端详着那些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年画。夜里兴奋得睡不着,眼睛看着模模糊糊的年画,盼着天亮,好让小伙伴们来家里看,那滋味,比吃了糖果还甜。

年画不只是好看,它还承载着一家人的期盼。如:“五谷丰登”,藏着庄稼人对土地的感恩;“连年有余”,是对未来生活最朴素的祝福。那些简单的画面,把复杂的愿望压缩成了几笔鲜艳的色彩,贴在墙上,也贴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日子一年年过去,集市上的年画慢慢少了。在我记忆里最难忘的,仍然是那些带着油墨味、颜色有些俗气却格外温暖的老年画。年画并没有真正离开。它们藏在记忆的角落里,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,在我心里亮着。每当冬风吹起,我仿佛又看见那个画面:父亲踩着小板凳,哥姐在下面扶着,我在地下递图钉,年画在墙上舒展开来,屋里一片鲜亮……